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山南山北，草窠松下，慧可独行的背影，被一日日的晨晖夕露照耀和润泽，虽踽踽而庄严。时光在漫步近两百年后，一个豪放派的诗人追寻而来。他以巨峰为椽笔，以昊天为宣纸，将司空山与两个人、两仞峰捆绑在一起，连同风雨如晦、鸡鸣喑哑的命运。

我想在那一天，群峰如仪，以十月山地特有的温厚与丰满，向着造访的行者铺陈开来。它们借山风松涛之息，嘘寒问暖。裸石、深谷、瀑布、奇松，大鲇、白冠长尾雉，朴树、白栎、樟树、枫香、金桂……或举，或立，或卧，或俯，或仰，或削，或虬，或高，或矮……这般姿态，无不是地心拉扯与周遭空间博弈的具象。亿万斯年冰欺雪压，它们盘根错节，以此身证四季常青。远观，如太古洪荒遗落的青铜编钟，万壑争流间似有巨音轰鸣。

那个人，是大唐诗人李白。或许他站在司空山顶，目测自己的一生逐渐远去，空自消融在这中国式广袤的河山。他的梦想难得、奢侈，他的内心却血渍斑斑。天地自然，因人心不同，而铸就出不一样的山水人情。

如果将目光投至吾乡周边的宿松县，才能对李白在古皖大地的落魄之行稍稍释怀。唐至德二年（757），李白五十七岁，因永王乱入狱，后幸被保释至武昌。九月，李白病卧宿松。宿松古称松兹侯国。在城南南台山，李白应县令闾丘之邀对酌畅饮。其地修竹茂林，清溪流碧，李白作诗《赠闾丘处士》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二首，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

司空禅

琴来。”不久，一生执着于壮游的诗人，抱病，避难，无以解忧，难以遣怀，遂继续北行。司空山仿佛一直在等待诗人莅临，敞怀而候。李白前后在此山盘桓近半年，结庐避乱，卧云弄月，至次年三月初，又因附逆之罪被投入浔阳（九江）狱中。中国的读书人很不幸，似乎是胎体里带来的，都有做官的冲动，已经种下了病根。而近乎单纯的理想主义，在掌权者眼里则傻得可爱。李白也曾经这样，无论长安宫廷里和玄宗勾连，还是加入永王幕府，都是脆弱而天真，在刀口上舐血。一遇事，即手足无措，形神涣散。

世间万物没什么神秘可言，山有山的法则，水有水的源头。李白此行，和慧可当年的辗转，一样的落寞、清寂。司空这座温和敦厚的山，收容了他们的肉身，安顿了他们的灵魂。有一刻，我似乎听见毛笔在宣纸上的划拉声，还有吹动二祖禅刹竹林精舍的风声，以及大朵的杜鹃花缓慢的摇落声。于慧可和李白的动荡生涯，司空山几乎可算普照在身最安逸、享乐的时光了。

想起隋开皇十二年（592），十四岁的小和尚道信，要拜师僧璨，说：“愿和尚慈悲，乞与解脱法门。”僧璨说：“谁缚汝？”道信答：“无人缚。”僧璨说：“何更解脱乎？”于是道信大悟。

这似乎也像慧可和李白，一禅一

诗的隔空对话。

司空山白云浩浩，铺海千里。那些漂浮在树枝上的云，离天盈尺，如粼粼波光——那最美的柔情、勇气、缱绻的象征，抚慰着诗人。干净的天空，澄澈如海，流淌着剑侠的豪情，白鹤的飞翅，汉字的啾鸣，以及，倒映着山下摇曳的油菜花影……

但诗人终究做不到低眉顺眼，谦恭唯诺，于是诗人一直是抑扬顿挫向天诵读，一手抓一杆毛笔，似乎要对朝堂的简牍乘兴评点、眉批，或者修改。

在主峰狮子峰顶，诗人怒目远方，写下：“南风昔不竞，豪圣思经纶。……虽有匡济心，终为乐祸人。……卜筑司空原，北将天柱邻。……俟乎泰阶平，然后托微身。……弄景奔日驭，攀星戏河津。一随王乔去，长年玉天宾。”（《避地司空原言怀》）他渴望泰平，他愿炼仙丹，他出现幻觉，驾日攀星，希望和九天的霸权者玉皇大帝搞成忘年交。

诗人凌立危崖，剑指脚下，又写道：“断岩如削瓜，岚光破苍绿。天河从中来，白云涨川谷。玉案赤文字，世眼不可读。摄衣凌青霄，松风拂我足。”（《司空山瀑布》）他的幻想症愈发厉害，溪谷青翠，松风吹拂，而他在青天飞舞。

真是天真、好奇的诗人。生命不息，浪漫不止，亦牢骚不止。

三年后，诗人走到了未途。在采石矶头捉月的一瞬，他的影子，像莲花灼灼，在忽明忽暗的江水里晃动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去赶赴慧可的约会。

他表情放松，目光释放出舒适宁静，焦虑消失，笑声高古。

冬至

布，拿到坟地上烧给爷爷奶奶。坟地离家不是很远，父亲总是步行着去，那时候他还算年轻，可对于上坟烧纸这事格外上心。现在，轮到我们去烧纸了，不用再去剪麻纸，每到这些节日，到处都是卖的，手机、电脑、汽车，应有尽有。仪式感早已淡化得只剩下坟地那点说词了。看着一大堆纸钱燃成了灰烬，活人也就算尽了心，独留下那一座孤坟守望在冷风中。

今年，我们在大雪时节已经率先体验了别样的冷。这冷直接导致我与床平行了一周多。许多年没有这么重的感冒了，浑身每个关节都像钉了钉子一样疼痛。

虽说这些年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生病，自言自语，但有时还会无助到流泪。曾经，为此怪怨过亲人，可如今，对亲人的询问只会轻描淡写，因为无论怎么诉说，也远水解不了近火，徒增他们牵挂担忧。人到中年已经学会了隐忍，无论病情还是心情。

这时候，似乎才真的理解了，人为什么需要亲人，你需要的是亲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而不是踩在云朵上，每走一步脑子都震得疼还得自己生火做饭。这时候，你需要的是爱人温暖的怀抱，靠在上边感受踏实和心安，而不是独自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

病中的夜又异常漫长，或许是冬至的原因吧！我将床头灯打开，那些倾泻而来的黑，对于一个病中的人来

说无疑是恐怖的，任何一点微小的响动，都会惊出一个激灵。那一堆药片在腹中交织在一起翻江倒海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。

小时候，得了重感冒，记忆中陪伴我的总是父亲，他一夜坐在我身边，不时摸下我的头，找出放在柜子里的果子，让我不时地闻闻，那甜甜的果香缓冲了满身的疼痛。

有时他会磨下半碗苦豆水，我躺着看父亲将半碗开水晾凉，把一根苦豆根在水里顺时针方向不停地磨，直到水变得金黄。他让我含在嘴里仰起头含漱十分钟，吐掉也可咽掉。有时候，他会掰下半个去痛片让我吃下，那真是神药，我立马有了精神。

补习那年，也有这么一次如山崩塌的感冒，一下子整个人瘫在床上，幸好有水清在，她给我递水拿药，为陪我，她一晚上读了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她说我发烧到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兹言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，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事。”看来我是个佛系青年无疑。

如今，他们生离的生离死别的死别，在这样的病痛中，不时地想起他们来。人不长大好多好，不用独自面对那么多的苦痛，不用内心如火煎熬，脸上还得风平浪静。不用把那些渗出来的泪再深深地倒回去。

“过了冬，长根针。过了腊八，长根辣角。”白天会一天天长了，春天不久就会光临。正如这流感总有一天成为过去。“五九六九，消开井口。七九八九，冰在水上头。九九又一九，黄牛遍地走。”人生就是这样，悲欢交织，散聚有时，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经历悲欢离合，生老病死。用美好稀释痛苦，拿艰难警醒安逸。那些抓得住的真实生活要用心呵护，好生珍惜。

◇ 节气知识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

孤灯只影逢冬至，半倚竹床疾伴身。往日欢颜犹在眼，清酌水饺敬亲人。日子滑向这个节气，就是一年中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了，接下来我们将遭遇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数九时节。乡间谚云：一九二九冻烂碓白，三九四九拉门叫狗……这四九三十六天，是九九八十一天中最冷的。

这个时节如果来场雪，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化的，早晨起来，满枝树挂，像满树梨花，甚好看。穿一件水红的棉衣，用这纯色的世界作为背景，摆几个pose，拍出的照片美艳绝伦。可以堆起各样的雪人，或踩着积雪听吱吱的声音，大地多了无数花纹，让这单调的季节有趣起来，人们便会忽略了这严寒冷酷。

这个节气对于农家人来说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家乡人叫过冬。与过元旦、中秋意义同样重要。这天要吃饺子，俗话说：“冬至到，吃水饺。”有时也吃羊头，羊蹄等。小时候烫羊头是母亲的活儿。她会将一大苗白刺点着，将羊头上的大毛烧掉。然后移到屋内，把铁棍在火炉中烧红，再将其余犄角旮旯里的细毛仔细烫尽。之后放入水中浸泡两三个小时，刮洗干净，上下额骨掰开，将内部再洗干净，就可以放入锅中煮了。

羊蹄的烫法如上。相对于羊头，我更爱吃羊蹄，煮到崩出筋来，黏软筋道，独特的肉香。二十四节气里，也就只有冬至这天的仪式感特别强，也格外隆重。这天，晚辈要给去世的亲人烧纸钱，给他们烧去御冬的棉衣，过节的酒和肉。

父亲在时，早早儿地就会炒一盘肉，然后剪好麻纸，拿上水果、酒、烟等物品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箩筐里，盖上